



大八义

▼上册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清〕佚名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清〕佚名 著

大八义


上册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江西美术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八义:全2册/(清)佚名著.--南昌:江西
美术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480-6169-4
I.①大…II.①佚…III.①侠义小说—中国—清代
IV.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39067号

出品人:周建森
企 划:江西美术出版社北京分社
(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楚天顺 康紫苏
责任印制:谭勋

大八义

DABAYI

(清)佚名 著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社 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江美大厦
网 址:<http://www.jxfinearts.com>
电子信箱:jxms@jxfinearts.com
电 话:010-82293750 0791-86566124
邮 编:33002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90mm×960mm 1/16
印 张:43.25
I S B N:978-7-5480-6169-4
定 价:100.00元(全2册)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所谓“古典小说”云者，其义有二焉：一曰，但凡古代之小说，皆可谓之“古典小说”；一曰，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亦可谓之“古典小说”。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

揆诸坟典，“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其言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由此观之，庄子所谓“小说”，不过琐屑之言，以其无关道术，故以小说名之耳。

秦汉成、衰之世，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秘书，检讨百家学说，取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之意，把《伊尹说》《鬻子说》诸书，归为“小说家”之书，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继之。夷考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语出《汉志》），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

唐修《隋书》，其《经籍志》立论本诸《汉志》，以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隋书·经籍志》语）。当此之时，小说之名虽同，而其类目稍广，举凡《燕丹子》《世说》《述说》之属，皆可入诸小说名下。

后晋修《唐书》，其《经籍志》立论与《隋志》无异，以《博物志》隶小说，此为“神异志怪之书”入小说之始。

天水一朝，欧阳文忠公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以《列异传》《甄异传》《续齐谐记》《感应传》《旌异记》等“史部·杂传类”之书移于“小说类”。至是，小说之部类日繁。

及元脱脱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承《新唐志》之旧而增广之。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小说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辩订”，一曰“箴规”。至此，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脱《汉志》“街谈巷语”之成规。

清修“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别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而又损益之。考诸《提要》，则损益可知：一曰，进“丛谈”“辩订”“箴规”为“杂家”；一曰，隶《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于小说。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其分目虽殊，而论述则袭诸旧志。

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难觅“平话”“演义”之书，此特士夫习气，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史家成见，一至于斯。今人刻书，自当脱古人窠臼。

说部诸书，以文体分，有“白话”“文言”之别；以体裁分，有“话本”“传奇”“演义”之别；以内容分，有“佳话”“世情”“侠义”“家将”“神魔”之别。细玩其文，既有劝世之良言，亦有“诲淫诲盗”之糟粕，而抉择去取，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以此之故，编者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辑之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凡百余种。

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此次出版，难免遗珠之憾。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进而得窥说部精要，示人以津梁，则尚不违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丛书”之初心。

说部之书，多出自书坊，脱误错乱，在所难免，故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尚需广施校讎，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以此之故，编者多方搜罗以定底本，精排其版以美其观，躬自校讎以正讹误，然后付诸枣梨，装订成书，以飨读者。

限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皆为吾师，吾人不胜感激之至。

戊戌仲夏上浣，邵鹏军序于丰台晓月里

目 录

第一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	001	
第二回		
为请彭化龙盘杆背书 刘荣下转牌群雄聚会	016	
第三回		
爬碑献艺巧计盗花 八义成名结仇贼党	039	
第四回		
揭皇榜云李入府当差 雪私恨金花太岁盗铠	054	
第五回		
请何玉初会丁云龙 得秘信头探打虎滩	071	
第六回		
群雄败走独龙口 鲁清设计捉贼人	092	
第七回		
刘荣请石禄出世 普莲弃山寨远逃	106	
第八回		
杜林无心逢山寇 豪杰有意赚贼人	123	
第九回		
转角楼石禄拐马 密松林毒打五龙	141	
第十回		
中三亩园应誓拿普莲 八贤王贺号石禄得马	157	
第十一回		
徐立献宝铠二峰漏网 石禄擒普莲侠客出	194	
第十二回		
丁银凤王家招赘 小毛遂伯侄相逢	222	

第十三回		
巧设计诳哄三寇	三亩园普莲遭擒	240
第十四回		
护贼铠众英雄入都	献奇能贤王府试艺	257
第十五回		
姜文龙奉命接姐	何家口恶贼行凶	276
第十六回		
三手将惊走银花太岁	厉蓝旺结交分水麒麟	294
第十七回		
警淫贼刀削左耳	报私恨计害维环	312
第十八回		
义仆文魁葬尸报信	凶僧普月探庄杀人	329

第一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

话说炎宋兴，赵匡胤坐了天下，改国号为大宋，是为宋太祖。那时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传至太宗。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神算军师苗光义，袖内乾坤算得准确，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若是暴病驾崩，此地便不能建都。后来太宗垂问：“那时可上哪里去？”苗军师跪奏：“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太宗忙问何处，军师说：“临安最好。”后传至神宗、仁宗、哲宗、英宗、道宗、徽宗、钦宗；到了徽、钦二宗被掠北国，果然迁都临安。徽宗时代，朝中有一臣，姓赵名会，官拜左班丞相，年迈辞官，告老还家。徽宗乃是有道明君，弟名赵昆赵毓淼，官拜八主贤王。赵会跪奏：“臣因年迈，无力国事，恳请赦免残躯，回乡休养。左丞相之事，拜求八主贤王替代。”徽宗允奏，赏食全俸，带职还家。

赵会得旨谢恩，收拾细软，雇骡驮轿车，回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走在途中，面前有座大山，一棒锣声，跑下一支人马，立时将道路给横啦，吓得赵会颜色更变。少时从山中跑出一匹马，那山寇身高顶丈，胸厚膀宽，面如锅底，抹子眉下环眼努出眶外，大鼻头，翻鼻孔，火盆口，唇不包齿，七颠八倒，四个大虎牙毗出唇外；连鬓络

腮须子，似钢针铁线，大耳相衬，非常凶恶。头戴青布软巾，青布靠袄，月白布的护领。黄绒缎十字绊，青布中衣，登山洒鞋筒被袜子，青布裹腿，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上绣花架，怀中抱着锯齿狼牙刀，说声：“孩子们把马接去！”下马一捏嘴唇，哨子一响，又从山里跑出一片人，高矮胖瘦，老少丑俊不等，手拿各样军刃，在山口半出半入，止住脚步。黑脸大汉念道：“不怕王法不怕天，也要女眷也要钱；驾登九五从此过，留下人钱放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英雄刀下染黄泉！”赵会家人赵顺上前说：“山主何事，容我报告主人。金银任您自取，不过我家主人年迈，并无少妇长女。”山寇哇呀呀怪叫。赵顺忙来见主人，禀报此事。

正在危急，忽见山北一老者口念：“无量佛，胆大强徒，敢断道劫人！待贫道下去，叫你知晓剑法厉害！”山寇知道此人，叫声：“走吧，剑客爷来啦！”头一个跑进山口，兵丁一齐跑散。原来此山名叫黑蟒山，聚集许多山贼草寇，全是莲花党人。大寨主赛太岁马彪，二寨主双刀将马豹，三寨主金枪将张文奎，手下有喽罗兵千名以上，专在各处断道劫人。今天下山，巧遇剑客左云鹏金针道长。赵会在朝为官，吃斋念佛，广行善事，生有一子赵庭；今日回乡，不想途遇山贼，得有贵客来救。老家人赵顺拜谢，并问此山何名。老者道：“此乃黑蟒山，是一股背道。你们怎会走到这里？今天多亏遇见剑客爷，不然那还了得！”赵顺问：“剑客爷贵姓高名？”老者说：“无名氏。”说完走去。他们回到会稽县西门外赵家庄，老夫妻抚养赵庭。这年家中着了把天火，虽没伤人，也烧了个片瓦无存，只好移居北院。赵会一想，这是自己行善事所赶，令人取过文房四宝，写了四个大字：“僧道无缘。”大门紧闭，在家隐居将有半年。

一日，门前敲打木鱼梆梆山响。老家人赵顺在门房只当没听见。赵会一听，叫过老家人问：“你可听见外面有人么？”赵顺说：“奴才不知。”赵会说：“外边有出家人化募，你问他识字不识，墙上没写着

吗？叫他上别处去吧！”赵顺到外面一看，有个老道在蒲团上盘膝打坐，面前放着木鱼；到了切近，却听不见木鱼的声音。老道面如三秋古月，慈眉善目，准头端正，四字海口，三绺墨髯，头戴九梁道冠，身穿道袍，上绣八卦，肩担日月，真有些仙风道骨！赵顺问：“这位道爷不识字吗？”老道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施主，贫道我倒认字。”赵顺说：“既然认字，上边明白写着‘僧道无缘’，您改门去化吧。”老道说：“施主是贵家主人？”赵顺说：“不是，我是管家。”老道说：“原来是管家。请您回禀，我一不化房屋地产，二不化柴米，三不化砖瓦，四不化木料。”赵顺问：“那您化什么？”老道说：“就化后宅那位公子爷。”老家人忙说：“快走吧！我家员外斋僧布道，修下一子，名唤赵庭，千顷一苗。”道爷说：“您往里回禀，说我不带走，白天修文，夜间习武，给赵氏门中增光耀祖。”赵顺说：“道爷少等，待我回禀。”转身进去回禀：“门外果是道爷化缘。”将所说之言述说一遍。主仆出门去看，果然气度不凡，有点仙风道骨。老道随员外进来，同到书房落座。赵会问：“方才听说道爷的意思，但不知怎么传法，是将我儿带走，还是住在这里传艺？”老道说：“在府传艺。但须应我三件大事。”赵会说：“哪三件大事？说说我听。”老道说：“头一件是我徒弟三年内不准父子相见，不跟你们过话；第二件是许我不教，不许不学；第三件是您找个厨子，干净利落，知书识字，单在我们一处，不许跟我们过话。我们用什么，写单子叫您预备。”赵会说：“道爷不用教啦！不用说三年，我那拙荆一天不见都不行！”老道说：“金打佛口出，是我们徒自然成功。您将公子爷请出一见。”赵会说：“也好。”叫家人去叫公子。赵庭进到书房，正脸一看老道，师徒有缘，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徒儿这厢有礼！”老道见他身高六尺开外，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四字海口，大耳相衬，青色文生巾，青缎色文氅，内衬青里衣，白袜青鞋。道爷叫：“待我按摸你四肢，是徒弟才传授武艺，不是不传。”赵庭说：“请师父按按看。”老道左手拉

胳膊，右手按脖子，摸摸全身，道：“员外，这个徒弟管保给你增光耀祖。赵庭，我赐你一号叫‘华阳’。你必依我三事：头一件，三年不许跟你爹娘说话；第二件是许我不教，不准你不学；第三件是白天传文，夜间传武。”赵庭答应。这才拿过文房四宝。赵庭问：“师父，咱们在哪里学艺？”老道说：“就在西隔壁。”赵庭说：“西边是块空地。”老道说：“员外随我来。”三人到了大门以外，往西来到空地。老道说：“员外可命人在此盖房，要一所四合房，五间西房，五间东房，五间南房，五间北房。我师徒要吃什么写在水牌上，挂于北房廊子。你要问我什么，写在水牌上，挂在南房廊子。我们以纸笔说话，不过一言；你要跟我说一句，当时叫他卷铺盖下去。”老道指示好了，大家二次来到宅中，在书房落座。

老道拿起毛笔，开写出来十八般军刃，又买木板四块，四尺宽，一丈二高。东西南北，全是这样的墙，方砖要三百六十块，大开条二百四十块，铁砂子要三十斤。通盘应用物件满全写齐，交与赵会说：“员外，您想此房须多少日交工。”赵会说：“道爷，过一个半月来也就行啦。”赵庭说：“师父，不知我还有几个师哥师弟呢？”老道说：“我就教八个徒弟。你有个师哥，还有六个徒弟。”赵庭说：“不知师兄姓甚名谁？”老道说：“他名宋锦，号叫士公，别号人称‘抱刀手’。为师到处传艺，量材授用。他住家山东济南府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我又与你收下一个三师弟，住家辽阳州东门外，苗家集的人氏，姓苗名庆字锦华，别号人称‘草上飞’。我与你收下四弟，住家在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姓白名坤，人送号‘水上漂’。与你收下五弟，住家苏州府南门外，太平得胜桥张家镇，姓张字明，号叫文亮，当地人送外号叫‘夜行鬼’。我又与你收下六弟，住家山东兖州府东门外陶家寨，姓陶名金号叫遇春，混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的便是。与你收下七弟、八弟，他们住家在扬州北门外，阮家寨的人氏，姓阮名通，双字洪芳，别号人称‘钻天猴’，实有飞云纵的功夫，平地能起两丈

八尺高；八弟名叫阮麟，号叫弱芳，别号人称‘入地鼠’。我与你教了个大师兄，因他不服我教导，我将他逐出门外。此人姓李名纲字通真，别号人称‘青面兽’。我与他斗志才收你们弟兄八人。李纲临行时说：‘师父，我从此行侠仗义，决不给你老人家摔牌现眼。镖不喂毒，身不带香，您以后收多少徒弟，我也不管。可是有错，我亮刀就杀！’我说：‘杀可是杀，我可要赃。’李纲说：‘那是当然。’他由此走的。”左云鹏又说：“一不准你镖喂毒药配带薰香，二不准插草为标落山为寇，三不准打把式卖艺，四不准结交莲花党，五不准拨门撬户，守为师我的规则。若有失，小心大师哥追取你们残喘。须在江湖绿林上成名露脸，发展你独谋的志向。”

当下老道把话说完，来到西里间。拿出夜行衣一件，单刀一口，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另外夜行衣包一个包袱，当面交与赵庭，说：“你行侠仗义，不准留名姓。你还有两位师叔，可是两位僧家远在边北。大师叔广下惠，人称‘彻地腾仙’。二师叔上连下锁，别号人称‘陆地飞仙’，是咱八门头一门的人。你在外行侠仗义，要偷不义之财，须访查明白。准是赃官恶霸或不正之人，夜晚前去，或杀或偷。在外不准小看人，目空四海。你到东院去向父母说明，我要授艺啦。”赵庭立时向老夫妇说明。

回到西院，老道带来两位文生墨客，一位叫张文锦，一位叫龚有忠，二位传给他文学。张、龚在西房，白天传他文学，夜晚老道传他武学。文学午后传艺，武学子时以后传艺，赵庭学得很有进步。左云鹏费尽三毛七孔心，因赵庭年龄已大，筋骨多已长成，故配治舒筋活血酒，叫他每早一盅，夜晚传艺。东院赵会夫妻在赵庭头次辞别时，看着他双目落泪。赵庭说：“爹娘将心放开，不要想念于我，展眼数年我便可学成。那年路过黑蟒山被草寇劫住，正在紧急，山上有位道爷喊了声无量佛，要不然咱们全家遭难，焉有今日？那道人乃是今日之道长，他是世外的高人。我要将他放走，上哪去访明师？再者，孩儿

我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在朝得个一官半职，调官兵围剿草寇，也可报仇。请父母放心，儿要告辞了。”说完转身而去，老夫妻放声痛哭。后来老家人赵顺过去百般劝说，他夫妻才止住悲声。赵庭在西院学艺，逢年按节，老道打发他到东院看望父母一次。赵庭到东院拜见完了，三五句话转脸而走，茶水不吃，又回到西院学艺。

书要简短，他整整学了三年艺，功课已满。老道便将张文锦、龚有忠的束脩给过。打发二人走后，便命赵庭去到东院，在他父母面前练一练，请他们看看。赵庭点头答应。别了师父来到东院上前打门，老家人开门一看，原来是公子爷。只见他身高八尺，双肩抱拢，真是扇面的身子，面如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海口，大耳相衬。头戴青缎色八瓣壮士巾，窄绦条勒帽口，鬓边斜插茨菇叶，顶门一朵红绒球，在那里突突的乱跳。身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蓝缎的护领，黄绒绳十字绊，青纱包扎腰紧衬利落，青底衣大叶子搬尖洒鞋，鱼白的袜子，青布裹腿，透出来精神百倍。闪披一件青缎色英雄氅，蓝绒线绣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结，水红绸子里。肋下配定一口刀，绿鲨鱼皮鞘。真金饰件，真金蛤蟆扣，青铜的吞口，青绸子挽手，往下一垂。赵顺说：“公子爷，您这三年学的功夫真好快哪，想必是艺业学成啦。”赵庭说：“老哥哥，我已然学好了。”说话之间进了大门。赵顺将大门关好，主仆二人来到后宅院。家人喊道：“主母，我家公子爷回来了。”赵会夫妻喜出望外，忙叫他进来。主仆来到屋中，赵庭与父母叩头行礼。赵会问：“你与那位道爷学会什么艺业？”赵庭说：“我学会文武艺。”说着将《易经》背了几篇，字音不乱。赵会心中暗喜，又问：“你的笔法如何？来呀，笔墨纸砚侍候！”老家人将四宝取来。华阳提笔在手，写了自己名姓。赵会一看，真比自己写得还好，足可以在朝为官，喜出望外，忙命家人将书房打扫干净，厨房备席一桌：“我要谢道长替我累尽三毛七孔之心。”老家人答应去了。赵会带赵顺到西院，亲请道长吃酒。主仆到了西院上前打门。厨

子问道：“外边什么人？”赵顺说：“是我家主人来啦，请道长到东院用素席，要谢候他老人家。”厨子一听是主人来啦，连忙到了上房说道：“剑客爷，东院我家主人带了仆人前来，请您到东院去相谢。”左云鹏说：“好，我就去。”说着话来到西房，提笔写好了一个简帖，暗暗放在袍袖之中，这才来到大门外。赵会一见，连忙一躬到地笑脸相陪，口中说道：“多谢剑客爷您的美意，传授我儿，替我夫妻管教此子，真令我感激非浅。”左道爷哈哈大笑，说：“小事一件，何用老员外客气！”赵会道：“仙长爷请到东院用酒。”三人一同到了东院。此时书房早已预备好了，赵会请道爷上坐。老道说：“员外上坐。”赵会道：“焉有我上坐之礼？还是请道长上坐！”老道这才坐下。赵庭从后面过来，见了爹娘、师爷。

赵庭说道：“爹爹，我在酒席筵前练练武艺，请您老人家观看。”赵会说：“好吧，待我看来。”他心中所思，左不是弓刀石之类，遂叫他练上来。赵庭说：“老哥哥，您将窗户支上。”说着将头巾取下交给家人，伸手取出一块手巾来包好了头，将刀抽出，把刀鞘放在地上，这才砍了一趟万胜神刀。此刀乃百刀之祖。那老员外赵会一看，儿子练得成了刀仙啦，不由暗喜喝彩。少时收了式，赵庭说：“我还有一手绝艺，再请爹爹观看。”说着来到屋里北间换装。老员外看他所练的倒好，只有一样，总有点做贼的形样；自己心中不明白，不由看看道爷，心中纳闷，放下酒盅，低头不语。少时赵庭由屋中换好夜行衣出来，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紧衬利落，背后背刀。他临出来之时，一长腰就蹿出来啦。赵会一看就急啦，说：“我儿，你这艺业是跟道长所学，就不用练了，我心中明白。”赵庭看爹爹面带怒容，说：“爹爹不要生气。”赵会问：“赵庭，这全是你师父所传？”赵庭说：“不错，是师父所传。”赵会说：“好老道，您这不是传我儿艺业，倒是刨我家的坟来了！我以为三年工夫，您传他弓刀石。谁知您教他做大案贼！那年我在任所捉住的贼人全是如此。赵庭，你就随师父爷儿俩走吧，不

要在家里。将来你花惯了，再把我的家业花净，就要占山为王啦。将来断道劫人，被官人拿获，用国家王法一审你，你招认了，岂不是个刨坟锯树的罪过。将来我必要受你之累，莫若我是命中无儿不强求，你去你的吧，休要管我二老了。”赵庭忙回屋中，将夜行衣脱下，换了白昼衣服，又来见老员外，说道：“爹爹不要生气。师父也不要生气。”左云鹏道：“我已告知了我的规矩，不准你犯。你若是犯了一样，可小心你的命。”说完起身说道：“员外不用害怕耽惊，赵庭若有大凶大险，贫道自能前来搭救。员外，贫道暂且与您告辞。”赵会说：“赵顺，随我相送道爷。”赵顺答应，主仆往外相送。赵庭说：“师父再住些日子？”老道说：“不用啦！你小心做事，忠奸任你自为，只留神项上人头。”赵庭说：“徒儿不敢胡为。”当下三人往外相送。到了大门外，道爷说：“你只要守住为师的规矩，便可高枕无忧。”对赵会说：“员外，赵庭今年二十有一，印堂发亮，能在外做事，足可给你门中增光耀祖。”说完又道，“赵庭，你看大师哥来啦。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纲。”

赵庭父子往西一看，见来了个花儿乞丐，身高七尺开外，青须须一张脸面，一脸的滋泥，汗道子挺长，细眉毛，圆眼睛，蒜头鼻子，大嘴唇，小元宝耳朵，耳朵稍全干啦，只是两只眼睛一瞪神光足满。穿的衣服破旧不堪，前头一块后头一块的，成了莲蓬啦。拖拉着两支破毛窝，手中拿着根秫秸棍，走道自言自语。赵庭一听，原来他说的是：“师父说我不成器，将我逐出。以后他老人家收多少师弟我不管，要犯了咱们爷儿俩的规矩可不行。那时我把他人头带去见师父。”说着从门前走过，往东去了。左云鹏又说：“赵庭，再往西看，你师弟来了。”赵庭与他父不由全都往西一看，回头再看老道，踪影不见，连乞丐也无了影儿。

三人不由大吃一惊。赵庭说：“爹爹，师父乃世外高人。咱们一回头的工夫，师父与师哥都没影儿啦。您就不用着急生气啦！”赵员外

说：“好，你且先进来。”当下他们主仆三人到里面，赵顺关好大门。赵会说：“儿呀，你且随我到内宅，见见你的娘亲。”赵庭答应，当下父子二人来到内宅。员外说：“夫人呀，未想到你我家运不通，死后咱们都不能安顿。”杨氏道：“老爷，此话从何提起？”员外说：“夫人，你我命中无儿，不要强求。咱们只有赵庭一人，为的是叫他将来接续咱们赵氏门中后代香烟。头三年来一道人，说是传给我儿能为艺业。三年已过，我以为他传授他弓刀石，谁知道今天他在外头一练，我一看，原来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所审问的大案贼一般不二。你我夫妻下世之后，他花惯啦，将咱家业花净，那时他就许出去偷盗，或是断道劫人。那时他为恶满啦，被官府拿获拷问出来，你我死去的鬼魂也要跟他担骂名。你先把箱子里当年我三班朝典，叫他用吧。另外还有弓弦一条，钢刀一口，鸩酒一盅，一齐交给他吧。”赵庭忙跪倒尘埃，说：“爹爹，儿今年已然二十有一，所学的武艺尚未施展。您怎么就知道我做坏事？为何要赐儿一死？”赵会说：“赵庭，我原想老道传你正当艺业，将来保护朝纲。谁知老道竟教你拨门撬户小巧之能。”赵庭说：“爹爹，您不知师父虽教给我小巧之能，可有规矩。我背给你老人家听听。我们讲的是杀赃官，灭的是土豪恶霸，敬的是义夫节妇、孝子贤孙。保忠良，爱好友，偷富济贫，不留名姓，此乃侠义之风。”员外说：“赵庭啊，你不用说啦，今天将舌头说破也是枉费，老夫要你一死。”赵庭听这个话口儿太紧，遂说：“爹叫我死，我不能不死。我要是不死，落个不孝之名。您也不用開箱子，师父赐我一口刀。”说着伸手拉出刀来，往肩上一横，就要抱刀自杀。老夫人杨氏忙上前道：“我儿且慢！容我说几句话，再死不迟！老爷在朝为官，忠心报国，在家斋僧布道，才积下一子，为传后代香烟。为娘生养你不易，你若忍心抱刀一死，岂不断了赵氏门中后代香烟？”赵会说：“夫人，我今天非要他死不可。他如不死，少时我抱刀一死，要不然就喝鸩酒。因为他不死，倘若再做出那不义之事，岂不给咱们落下骂名？”

杨氏道：“老爷先上书房歇歇，少时叫您看他的尸身，还不成吗？”正在此时，可巧仆人进来说道：“员外呀，现在外边有人求见您，请您赶快去。”赵会主仆这才去到前院书房。按下不表。

且说杨氏见老爷走后，遂说：“儿呀，您父非是一定要你死，实在是因为你学了武艺，恐怕你作出那不才之事，才如此的令你死。”赵庭说：“娘啊，孩儿的师父临别的时候，全都嘱咐好了我们，不准胡作非为。孩儿如若做出不才之事，连我师父都不用动手。我有一个大师哥，名叫李纲，外号人称青面兽的便是。他专暗中监视，一做错事，他就给杀了。”杨氏道：“那么而今之计，我也不忍你死。你可以收拾你的应用东西物件，前去扬州府，找你舅父去。他在县衙门里，充当班头。你一打听花刀太岁杨洪，没人不知道。在那里先住着，顺便令他与你先找一事，暂且存身。容我在家劝说你那爹爹就是了，劝过他来再与你去信，你再回来。”赵庭一听，也只可这样。母子这才到了里屋，收拾好两个包袱，将夜行衣靠，以及应用之物全都包好，打开后院小门，将赵庭送到门外。赵庭跪在杨氏面前说：“娘亲大人，请多保重。孩儿走后，您千万不要惦念我。儿到了外面，非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不可。”杨氏说：“儿呀，你就一切多多注意就是。在外同不得在家那么随便。”赵庭点头答应，遂告辞扬长而去。杨氏看他走后没了影儿，这才回到门里，回身关好小后门，拿锁头锁好，来到自己屋中，放声痛哭。

赵庭离开赵家庄，顺着大道往西北斜下去，见一股小道，又一直往正北去了。他见小道上行人很多，忙向一人问道：“这股道是上哪里去？”那人开口反问：“不知你上哪里去？”赵庭说：“上扬州。”那人说：“这股小道正是上扬州的直道。那边有个姜家河口，是个大码头，姜家屯上哪里去的船全有。”赵庭来到姜家屯东村头，见一家店墙上写着“安寓客商”，那边是“仕宦行台”，横匾是“鸿升店”。赵庭到了店门，里边出来个伙计，问道：“客官住店吗？”赵庭说：“住